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中篇小说集

# 菊花女

严小丁 著

中篇小说集

# 菊花女

严小丁 著



(桂)新登字02号

·花山文库·

## 菊花女

严小丁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艺术学院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5 18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ISBN 7-5363-1473-6/I·329 定价：3.6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和边疆情调的中篇小说集。它从各个侧面描绘出多姿多彩的边陲生活画面。

《深山孤魂》叙述边疆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，他们曾铭心刻骨地相爱，后来难舍难分地离别，然而祖国的青山翠林始终维系着他们缠绵的情意。《琵琶声咽》弹出一曲哀怨悱恻的爱情悲歌：一个中国壮族青年与一个异邦姑娘热恋，即将欢度洞房花烛夜，她却倒在血泊中。《炸弹，在幽谷爆响》和《神秘的蓝色电光》则在边防线上演出反特斗争的活剧，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搏斗，一回回美丑善恶的较量，使你惊心动魄。《菊花女》中

的主人公，执着地爱着才华洋溢的画家，然而哪是他们的立足之地？最后一道到遥远的边陲，用画卷展示灿烂的未来，向太阳报告自己的新生。《白云生处情悠悠》将我们带到烽火弥漫的年代：深山密林里，一个忠厚诚实的山民，深深地爱着一个战士的未婚妻，可是即使同居穴洞却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错综复杂的矛盾，波澜起伏的情节，有血有肉的人物，炽热深情的感情，清新优美的文笔，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足令读者爱不释手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深山孤魂·····     | ( 1 )  |
| 琵琶声咽·····     | ( 78 ) |
| 炸弹，在幽谷爆响····· | (129)  |
| 神秘的蓝色电光·····  | (161)  |
| 菊花女·····      | (192)  |
| 白云生处情悠悠·····  | (227) 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| (267)  |

## 深山孤魂

### 一

夜，张开无边无际的翅膀，严严实实地笼罩着界河。龙关镇一片寂寥，农户的窗棂上，透出淡黄的灯火，偶尔传出“来呀果果”的猜码声。街头巷尾电杆上的路灯关闭着，没有发出一丝亮光，夜间的圩镇就难看到人影了。天上浮云飘动，好似风帆在碧海上航行，星星就象急涛飞溅的浪花。山上的林啸和江上的浪号汇合在一起，发出一阵一阵“哗——啦！哗——啦”的声响，增添了静寞的气氛。

夜阑更深了，家家户户的灯火已经熄灭，鳞次栉比的房屋，只留下黑黝黝的轮廓。江岸园边的虫豸，发出单调的叫唤。转眼，公鸡“喔啊喔喔”地引颈高歌，又要迎接即将到来的黎明。

忽然，不知哪一家的狗仔，“汪汪汪……”地惊吠起来，跟着邻近几家的狗也狂狴了，渐渐连成一片。

天坪山下那间独屋，“咿——”的一声，后门裂开一条缝，挤出了半个人影。轻手轻脚地，整个人影挤出门来，他东张西望一会之后，向山坡慢慢走去，遥望那连绵起伏的群

山，拱起手掌默默地祈祷着：

“祖宗保佑，一路平安！苍天开眼，赐福人间！”

这是独屋的主人廖锦麟。他有五十多岁了，因为患了多年肺病，身体相当羸弱，颧骨高高地突起，眼睛深深地凹下，脸上的皱纹斧劈刀削一般粗。如今，他站在飒飒的山风中，浑身打起抖来。

十几分钟之前，廖锦麟躺在床上，发出“格——噜，格——噜”的鼾声。“笃笃，笃笃，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后门被人敲响。“咳——！咳——！”一口浓痰堵住了他的喉咙，咳不出来，廖锦麟抓着胸脯揉了揉，喘了好一会气，才把痰吐了出来，又“咳——！咳——”地嗽了几声。那口浓痰吐出来后，他舒服地喘了几口气。敲门声又响了，门外传来压低嗓门的叫声：

“阿——爸！开——门！快——呀！”

“谁——？”廖锦麟一愣，拱起身来，侧耳倾听着。

“我——，阿岚呀！”

廖锦麟“啊——”地张开了嘴巴，却说不出话来；眼睛睁大了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希望门板再不被敲响，喊声再不传来。然而，敲门声并没有停息，反而越来越紧了，呼喊声不但没有消逝，反而越喊越急了。

廖锦麟心慌了，翻身爬下床来，打着赤脚向后门走去，憋着一股气，拉开了门闩，慢慢将门打开，一道黑影闪了进来。

屋里黑麻麻的，只有泥巴墙上的缝隙，泻进几丝清淡的月光，将两个影子画出粗略的轮廓。父子相对而立，没有哼声，没有惊喊，沉静得听到心跳的声音。

廖锦麟伸出双手，抖索了一阵，也没有摸着儿子的头。廖岚向前走了一步，一股辛辣的气味涌出胸口，他咬着牙齿不让哭声震出口来。

“你怎么来的呀？”廖锦麟终于先开口，声音里充满了悲凉：“路上没碰上人么？”

“听说阿爸旧病复发，”廖岚极力抑制痛楚之情，不要引起父亲伤心，“我给阿爸带草药来了。”

“最近山林里出现一股国际烟帮，”廖锦麟忧心忡忡，反复地叮咛道：“可要当心呀！”

“儿子知道啦，”廖岚忍着疼痛，安慰着父亲：“请阿爸放心。”

“今后少来点，”廖锦麟摸摸儿子的头，语不成声地说：“过些日子再说吧！”

“那我就走吧，”廖岚沉默了好一会，从齿缝吐出几个字：“我要斤把盐。”

廖锦麟摸到碗柜拿出盐钵，把盐倒在芋叶上，手指又在钵底捞了捞，将盐刮得一粒不留，才牢牢实地包起来。再取下吊在灶顶上的竹篮，拿出几片干硬的木薯，塞进儿子的手心里。

廖岚屏着气站立几分钟，然后向后门走了出去，急忙中踩中了一窝牛屎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又转回头来，“噢”的一声跪在地上。

“孩儿不孝，对不起爸爸，望你老人家保重！”

廖锦麟望着儿子在黑夜中消失，泪水象喷泉般涌出深陷的眼眶。他双手抓住胸口，频频顿起足来。过了一会，沮丧地回到屋里，将门紧紧地关上，然后颤颤巍巍地摸回房间，

心神不安地将耳朵贴在泥墙上。

狗吠起来了，此起彼伏。廖锦麟被搅乱了心神，不觉地又打开后门，向卧龙盘虎般的峰峦望去。儿子的影子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飞掠的浮云；儿子的足迹远去了，留下的只有闪过的岁月。

两年多前，一个月淡星寒的夜晚，二十岁的廖岚被剃了个半边头，跪在父亲的脚下恳求道：

“我再不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啦，周臣甫把我们当成死对头，总是千方百计整治我们。鸡蛋碰不了石头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儿子暂时到那边跟阿伯过日子吧。”

廖锦麟的心酸了，将儿子拉起来，紧搂在怀里，苦口婆心地规劝着：

“你大哥被人害死，你又被人家逼走，这叫我老头子怎么活下去呀？天崩我们顶，地塌我们填，我们死就死在一起吧！”

廖岚抹了一把泪水，抽泣了一阵之后，终于下了决心，苦苦地哀求道：

“周臣甫三天两头来找麻烦，不如暂时躲一躲。我不信他能永远一手遮天，难道就没有我们讲话的日子！妹妹已经懂事了，早晚可以给爸爸煎药送水，我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吧。”

廖锦麟紧紧地搂抱着儿子，混浊的泪水滚出干瘪的眼眶，顺着深深的皱纹流淌。一声声悲恻的哭诉，象一把把尖刀刺来，他的心被刺伤了，一时迷迷糊糊地昏厥过去。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抱着的已经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而是屋后那棵孤独的菠萝树。他凝望着黑麻麻的夜空捶胸顿脚，然而却

哭不出声来，嘴巴紧紧地咬着衣袖。

廖岚失踪了，再没有回来。有人说，廖岚没脸见人，在山上的槐树吊颈自缢了；有人说，廖岚悲愤至极，投进滔滔界河自尽了。可是，山上的树林，没有发现一根勒颈的老藤；界河上的洪涛，没有发现一具飘浮的尸骸。廖岚到底上哪儿去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默默地祈祷着、祝福着。

前些日子，周臣甫一打廖家门口经过，便一步三摆踱着方步，象是讲给别人听，又象是自言自语：

“现在还不回来，准是到外面去找烟帮，死心塌地跟人家贩毒啦！”

廖锦麟牙齿咬着嘴唇，留下一道深深的白印，却没有渗出血来。

后来，周臣甫常常半夜三更鬼鬼祟祟蹲在廖家屋角，一发现屋里有灯火，便从泥巴墙瞅进去。

山风一阵阵吹来，天上的白云从山头掠过。廖锦麟感到凉飕飕的，头脑渐渐清醒过来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儿子你到哪里去？你往火坑跳？你往深潭走？啊！……你在去受苦受难呀！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父子相依为命！”

廖锦麟豁出命来，不顾一切追上前去，悲天悯地般喊道：

“阿——岚！回——来，回——来，阿——岚！……”

林涛，卷走了呼声；江潮，带走了叫唤；儿子，再不回来了！

突然，“轰——隆”一声巨响，从廖岚奔跑的山道上传来，象电闪雷鸣一般，将廖锦麟击倒了。他的心本来已提到

胸口，现在简直要蹦出喉咙。他踉踉跄跄地向菠萝树走去，伸出双手抖抖索索地摸着，抱着菠萝树疯一般惨叫道：

“苍天呀……是谁逼走我儿子，你崩下来吧，将这该死的砸个粉身碎骨；大地啊……是谁坑害我儿子，你塌下去吧，将这该死的埋下九层地狱！”

这撕心裂肺的呼喊，有谁听到呢？此起彼伏的狗吠声，将边境上的小镇淹没了。

界河咆哮了、怒吼了，“哗啦，哗啦”的涛声，撞击着人们的心灵。

## 二

边疆深秋的早晨，一片雾海烟涛。远处，象凝重的雪山；近处，似滚动的白浪。云雾仿佛跟人嬉戏似的：有时，一带树林隐踪匿迹，变成一片雾海；有时，一片白云形消散，变成楼台亭阁。当人们走到跟前，云雾不知躲到何处去了。烟云把奔腾的界河、起伏的群山、绿色的森林、深邃的幽谷以及美丽的村寨全部覆盖了。边关检查站大楼上的五星红旗，在雾卷云涌的长空飘动着，象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。

龙关镇被浓雾包裹了。这小镇坐落在界河边，每逢农历二、五、八是圩日。前几年新建了一个圩场，宽敞的圩亭屹立在圩场中心。圩亭四周树木郁郁葱葱：菠萝树苍翠欲滴，龙眼树浓荫蔽日，棕榈树亭亭玉立，夹竹桃枝叶婆娑。国家商店、集体货栈，掩映在绿叶红花中。九点多钟，赶圩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。苗族姑娘穿紧身白短衫，壮族依侗①穿斜襟蓝上衣；有的后生戴毡帽，有的普貌②戴竹蜡

帽。大家都喜气洋洋，用龙关镇壮语交谈着。一会，圩亭里、树荫下摆满了地摊，各种土特产琳琅满目：青色的香蕉、金黄的橘子、紫黑的甘蔗。群众还给收购站出售珍贵药材、野兽皮骨、蚬木砧板。圩场里，你来我往，有买有卖，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到处是亲切的目光，到处是喜悦的面容。圩场仿佛是彩色的河流——涛声是人们欢乐的呼唤，浪花是人们飘动的衣裙。

可惜，龙关镇附近的天云山密林，因为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，为外国贩毒者洞开方便之门。一方面，外国的毒枭千方百计想在那里打开一条通道；一方面，国内不法之徒在暴利刺激下参与毒品买卖。因此，天云山密林变成毒贩者神出鬼没之地。最近出现了一股国际烟帮，搞得人心惶惶。为了防御国际烟帮入侵，在深山密林里埋了地雷。

女民兵班长欧阳淑萍，昨晚听到狗吠后，就披衣起床坐在窗前，注视镇里的一切动静。东方透露出一丝晶亮的曙色，她就带领三个女民兵，在镇周围巡逻。她腰间扎着子弹带，胸脯高高地隆起，全身的线条十分明朗。肩上挎一支半自动步枪，走起路来矫健敏捷，确实潇洒俊俏。今年已经二十一岁，脸庞粉红粉红的，正是韶华岁月。现在，她仔细地观察、认真地思索，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迹象。

她们来到天坪山，在山坳发现一滩血，一道血迹弯弯曲曲通往远处。

欧阳淑萍眨着长长的睫毛，低着头在血迹旁边走了一圈，蹲下来用树枝搅污血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将树枝往草丛一扔，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我们回去吧，反正人跑了，向公社汇报再讲。”

欧阳淑萍说罢，径直向哨所走去，给公社武装部严部长打了电话。这时，阿榕和两个民兵要去上哨，欧阳淑萍走到阿榕跟前，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屈指手指往他额头一敲：

“看你这鬼样子，连纽扣都扣错了，哪里象个边防民兵！”

阿榕低头看自己的上衫，一边高一边低，不禁嘻嘻地笑起来。

欧阳淑萍解开他的铜纽扣，将两边衫拉一拉平，又一颗颗扣上，神情庄重地叮咛道：

“今年吃过粽子就十八岁啦，还象个小孩头！昨晚狗吠通宵，今天上哨要格外小心。最近有一股国际烟帮可能偷越这地方，千万要提高警惕呀！”

“我巴望遇着烟帮呢！”阿榕无忧无虑，热切地渴望着：“要不我这枪不生锈啦？”

欧阳淑萍在他绯红的脸庞上，轻轻地一捏，然后将他往前一推。

在哨所里的民兵们见没事，有的躺在床上养神，有的摊开扑克“调主”，有的到哨所前的古榕下斗鸡。这斗鸡可真够热闹了。两只公鸡一见面，拍一拍羽毛丰美的翅膀，给对方来个下马威，再挑衅性地引长颈子，“啊哦啊”地啼叫几声。然后，一脚踏地，一脚抽起，旋转一圈，气势汹汹地直冲过来，扬起双爪照着对方胸膛一踏，又用尖利的长嘴去叮对方的红冠。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，勇敢顽强地拼搏着，谁也不甘拜下风。观看的人心情同样紧张，好象自己参与战斗一样。

大家正看得入神，周臣甫急匆匆从外面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我发现重要敌情！廖锦麟屋后的一窝牛屎上……”他故意埋下关子，眼睛向四周一扫，神秘地继续说：“有一个新脚印，跟天坪地上的血印一样。”

“啊——！”看斗鸡的立即散了场，躺在床上的民兵拱起来，“调主”的民兵甩开扑克，大家纷纷围拢过来：“真的——？”

“我有说假的吗？”周臣甫发誓一般说道：“不信你们去看。”

“同志们走啊！”阿豹大喊一声：“跟我抓烟帮去！”

阿豹说罢，操动手中的枪，头一个冲出门口，其他民兵跟着一窝蜂跑出去。

被人们冲散而又遗忘了的公鸡，拍着翅膀自负地啼叫一阵走开了。

“到哪儿抓烟帮？”欧阳淑萍向民兵扫过一眼，平平静静地问：“谁亲眼看到啦？”

民兵们一听欧阳淑萍的声音，都纷纷转回来，个个投来焦灼的目光。

欧阳淑萍在民兵组织里，只是个小小的女民兵班长，可是因为她文武双全，射击练习时百发百中，男女民兵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所以暗地称她为“编外指导员”。凡事爱听她的主见，哪怕多么纷乱の場合，她一出场就悄无声息。

现在，欧阳淑萍心绪纷乱，胸脯急促地起伏着；那笔挺的鼻梁上，渗出了细微的汗珠；那白里透红的脸颊，烫热烫热的好似发烧。一连串的问号，犹如长长的铁钩，要勾出她的五脏六腑：廖家真的半夜来人？难道是廖岚回来了？天坪

山上的地雷是谁踩着的呢？她一时理不出个头绪，急得长睫毛扑闪扑闪地眨动，太阳穴噗噗地跳着。

“砰——！”“砰——！”忽然，通往高山瞭望哨的弯道上，传来了两声枪响。这枪声在这样的时刻，打响在这样的地方，凶多吉少呀！

欧阳淑萍一个箭步跃出门口，眺望山上的动静，很快作了判断：“烟帮来了！”

周臣甫争先恐后，向民兵们一挥手，大声呐喊道：

“大家跟我来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，立即投入战斗！”

烟帮的机枪，“达达达……”“格格格……”从山上扫射下来。哨所前面的树木，飘下一片片落叶，树木周围的蜥蜴，溅起一股股泥尘。几个先冲出去的民兵受了伤，纷纷退回哨所。

边防部队闻讯赶来，占领有利地形，将烟帮的火力压了下去。

欧阳淑萍带了阿豹上山进行侦察。他们俩一前一后，机警地向山上搜索前进，时而匍匐在芒萁丛里，时而迂回在石崖涧水间。不一会，他们来到坳口的樟树下，发现两个民兵倒在血泊中。欧阳淑萍的心胸翻滚着怒潮，双目喷射着烈火。去年春节，附近村的群众来到这里互相拜年。樟树的枝杈上吊下一串串鞭炮，劈劈拍拍连绵不断地响，坳上的青枝绿叶飘满了粉红的纸屑。老人们一边品尝美酒，一边讲起刘二打番鬼的古仔；年轻人躲在树丛里，纵情地对起山歌来；小孩子争着向大人恭喜，看谁得的封包多。这一天大家都玩得很痛快，连太阳都流连忘返，把余晖久久地留在树梢上。真想不到，如今却变成烟帮出没的地方。

欧阳淑萍将一个民兵扶起来，他胸脯还冒出血，心口还有点热气，惨白的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右手挣力一指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欧阳淑萍的眼眶滚动着泪珠，模模糊糊看见左边山坡下，有一块草地被压了一大片，便将那民兵轻轻放下，向前走走去仔细观察，发现麻疯草地踏出一条路，上面丢了两只铜纽扣。她捡起来一看：这正是阿榕的啊！

“烟帮就在附近！”欧阳淑萍忍着悲痛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继续向前搜查！”

他们继续迂回前进，来到一片葳蕤的枫树下，隐约听到怒骂声。他们在石崖边埋伏下来，全身贴着地面注意倾听。

烟帮头：“你想死想活？想活，老老实实给我们带路，想死，我指头一勾就报销！”

阿榕：“想活关你什么事？想死你怎样！你们有胆就等着，我们的人马上要来！”

欧阳淑萍浑身一颤：阿榕还活着，无论如何要将他救出来啊！

烟帮头：“你不带路也可以，只要说出部队的营地，就让你活着回去！”

阿榕：“哈——！你们想知道我国的兵力布防？可以，可以，完全可以，但是必须等价交换！”

烟帮头：“等价交换，这好说，好说，你要多少价钱？要美元要卢布？还是你们的人民币？”

阿榕：“不！今天算便宜了你，把你的头割下来换吧！”

烟帮头勃然大怒，扛起了大石块，歇斯底里呼喊道：